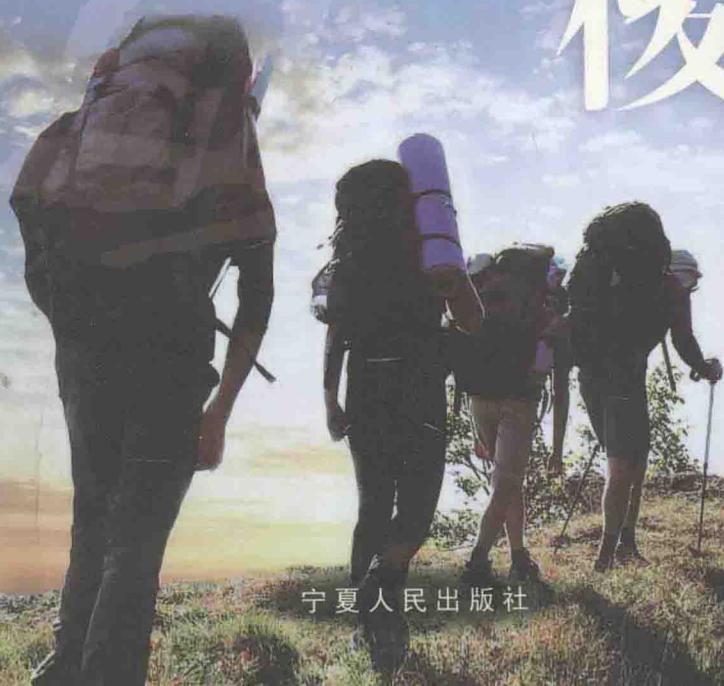


TU BU CHUAN SUO

升玄 / 著

徒步穿梭



宁夏人民出版社

TU BU CHUAN SUO

升玄／著

徒步穿梭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徒步穿梭/升玄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金骆驼丛书)

ISBN 978—7—227—02386—9

I. 徒… II. 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0504 号

徒步穿梭

升 玄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386—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骆驼丛书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王正伟

主 编 张贤亮 杨继国

顾 问 朱昌平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布鲁南 肖 川 余光慧

杨继国 张贤亮 彭生选

慕 岳

执 行 编 委 余光慧

青春之河，为谁奔流？（序）

郎 伟

青春岁月，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最难以忘怀的有着太多的人生情韵的一段时光。在这一段失去了就永不再来的岁月当中，生命宛若一轮朝阳，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在青春气息弥漫的岁月里，心灵的一切都是敞开的，呈现诗意的放射情状：感情、意念、憧憬、向往，统统向缤纷喧闹的世界打开。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件事物、哪一个异性最先闯入无所不想拥抱的心灵；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件事物、哪一个人在无意之间伤害了那颗年轻而敏感异常的心。青春的时光是值得永久怀念和留恋的。不管青春以后的岁月怎样的悲凉萧瑟，也不管青春以后的命运怎样的风沙扑面，坎坷蹭蹬，然而，当我们回望青春时光，所有的人都会对那一段人生岁月依恋不已。不是因为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我们收获了多少人生甜美的果实，实在是因为那样的感觉、意绪，甚至嗅到的田野里的芬芳，校园里树叶的气味，异性的体香，都是完全新鲜的和异常撩人心绪的。如果把青春岁月比做不舍昼夜奔流不已的河水，那么，这一条河是鲜活的、喧哗的，渴望抚摸河岸边的一切事物的。青春的时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对于一个经历过青春岁月的“过来人”而言，重返青春的冲动常常不期而至，我们时常被怀春的情感所笼罩。然而，身边长大了的孩子却用那双明澈的眼睛清楚地告诉他的父辈：你们已经不再年轻。于是，我们借助于文字这只上帝之手，奋力打开记忆的闸门。此时，时光重新复活，青春之河带着曾经拥有的全部的声音和色彩奔涌翻卷而来。

我们可以把升玄的长篇小说《徒步穿梭》看做是对青春岁月的又一次深情造访。明白这一点，读者也许将掌握解读这部作品的一把“金钥



金
驼
书

匙”。我们看到，尽管这部作品的篇幅不算短小，但人物和事件却并不十分复杂。实际上，读者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小说主人公胡玄的青春期“备忘录”。在这部小说中，故事的推演和人物的塑造都围绕着青春岁月的感伤而迷茫的特殊生活情境与思绪展开。举凡 80 年代大学校园的喧哗与骚动，一个来自偏远山乡的农村青年初入城市时的紧张、焦虑与不适，身不由己地卷入单位是非之争时的惶惧与无奈，都因了青春期的背景存在而显得格外动人。理由似乎不难理解，生活的神秘之门刚刚打开，扑面而来的一切都带着新鲜的色泽与情调。天地、人物、情感，完全显现着原初的不加刻意修饰的面目。自然，这新鲜当中不时透露着青春期的天籁，生命的一次又一次隐秘冲动和羞涩的欲望。一切梦幻的花朵都在人生这个忘情季节的和风中开放，又在布满星星的黑夜里低回、缠绵。

与许多长篇小说相异的是，《徒步穿梭》的叙事文体相当特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它视作是一种自我抒情式的“青春体”小说。这种“青春体”小说不外乎这样几个文体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基于个人经验与记忆而写作的小说，是心灵回顾和往事“重现”。虽不能断定小说的“本事”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完全吻合，但小说素材十之八九来源于创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一类小说显然属于现代小说名家郁达夫提倡的所谓“自叙传”体式。其次，“青春体”的小说一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抒情因素。这显然与青春期的心灵悸动和急于向世界“打开”与倾诉的愿望有关。对于一个生活在青春期的的人来说，取之不竭的恰恰是罕见的灵性和激情。这时，心灵还未曾受过巨大伤害，世俗的风尘还未曾压身，包围着那一段年轻时光的是以欢欣为主的心海潮音。当然，感情的放纵奔流，抒情因素的过于强大，对小说的叙事显然格外飘忽不定，甚至一下子变成叙事天空中“断线的风筝”。这也使得阅读作品时常常不明所以，犹如坐在游乐园中急速翻转的“过山车”上，诸多人与事刚一谋面便忽然被抛到了身后，有的还消失了踪迹。再次，由于“青春体”作品主要以展示青春期的心灵世界为焦点，因此，许多时候这样的小说便呈现叙事和抒情的“内向型”特征和耽于沉思的艺术面貌。它的叙事视角一般掌握在小说主人公的手中，主人公既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故事的讲述人。主人公与叙事者的重合，使得主人公的情绪和心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作品的情调和



风格。因此，“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成为“青春体”小说共同的艺术特征。读者们不妨把这类“青春体”小说看做是一种青春期“内心的独舞”。

我们知道，作者升玄是一名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至今一直在机关工作。《徒步穿梭》当中所涉及的大学校园生活和机关生活的描写显然是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当然，小说毕竟是文学创作，基本的生活经验对于写作者而言，只是构思和创作的事实种子，日后种子如何发芽、开花、结果，那就要看创作者心灵的丰富投射了。也就是说，一样的“种子”有可能开放异样的花，结出异样的果。事实上，读《徒步穿梭》，我看重的不是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多么完美动人的故事，显然，这不是作品的所长，明白地说，小说打动我的是它的优美而感伤的抒情气质。应该说，这一因素恰恰是小说的“卖点”。我是一个与作者年龄相仿的20世纪80年代的“老”大学生。当我初次读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一种重返青春的甜蜜和伤感竟那样强烈地袭上心头。也许作者所描写的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经历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大学生涯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由偏远这地进入大都市时的惊惶，与来自大都市同学相处时的自惭形秽，对心仪已久的异性的无可奈何，简言之，所有青春期的紧张、焦灼、忧伤、甜蜜，想说爱你不容易的迟疑和“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惘，通过作品的描述，都异常鲜活地奔涌而来，仿佛时光倒流。我知道，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在升玄的笔下，青春正在被回忆的嘹亮号声唤醒，它重新神奇地聚集在我们面前，带着青春期的纯净底色和永恒的情韵与风味，鲜嫩欲滴地呈现！于是，我们发现，青春是一种可以预约的力量，是一坛陈年的老酒。当岁月如一江春水般流去，当生活不再是为曾经憧憬的浪漫青春的颜色，我们却可以在回忆当中感受青春的蓬勃生机和纯洁优美的力量。这种生机和力量，虽然来自已逝的遥远岁月的深处，然而，由于它以“心露”制成，所以它会使人陶醉，会使人在漫长的人生跋涉中，因了曾经的激情和梦幻而勇往直前。



2002. 1. 16. 银川

第一部

1

金
驼
丛
书

一个偶然的时刻，在烽火台下的山坡底，英英遇见了胡玄。山坡很陡，被一些低矮带刺的荆棘密布着。山羊频繁光顾，它们的踪迹留在山坡上。羊肠小道遍布其中，呈网络状分布密集如织。每个网格中点缀着一簇荆棘之物，如织绣其中的小花束，远远望去，似纤细美妙的花布一般。

在这如织如绣的背景上面，一道线条较粗印迹分明的Z字型人行小道，从坡底一直绕上山梁。这条小道充满哲理的诱惑，以至每次在小道上拐来拐去时，那过多的转折都给人一种游戏般的不真实感。当不知不觉间绕着小道轻易地盘上险要的顶端时，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你弄不明白那诱人的底蕴到底是什么。

这条小路的尽头是烽火台，烽火台后面是英英的家，她家旁边寄居着一大群野鸽子，这些如梦如幻的发光物，每每刺激得他心神焦乱难以入定。

那是一次愉快的奇遇。

他俩是经那条Z字型小道从沟底爬上山梁的。小道极具诱惑力，他走斜线她跟着走斜线，他拐弯她接着拐弯，一前一后依次攀登。

这条窄狭的小道，仅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她紧紧地跟在他身后，甚至在极陡的转弯地方需要伸出求援的手来拉一把时，她也没有想到伸出它，丝毫没有现在的那种制造情节制造情景的良苦用心。

他们攀上那条小路，坐在崖畔上，心情极其舒展放松。

西边的晚霞烧得通红通红的，整个天空被熏染得醉心醉意。胡玄忽然突发奇想地冒出一句稚嫩而又老练的问话，“那天晚上，我去你家为什么不开门？”她略为惊奇地看着他，并很快平静地问道：



“你和谁？”

“我一个人还不够？”

不知是好奇还是兴奋，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小眼眯成了一条缝，面部被彩云映照得通红通红。长久地，那道喜悦之光不肯离去。他总是不自觉地端详着这双动人的小眼睛，没想到无意中说出那句谎话，心中一种奇异的东西迅疾胡乱地翻腾，正蓬蓬勃勃地升起。

她的笑声纯朴甜润，直入肺腑之中。人显得很成熟，像一片平整洁净肥沃丰裕的土地一样，等待着耕耘播种期盼着春华秋实。

太阳从西边塬头落下的那一刻，天边放射出一团燃烧着的光芒。东边的山头与西边源地隔着一长川，从山头遥望源头，视野极其开阔，夕阳落下的地方显得遥远不可及。眺望远方，有种渺茫的希望诱惑他无限向往，但弄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在一种高度上出现平日难以出现的开阔的视野，让他的胸怀也随之博大起来。胡玄开始用心来体悟那种高度的妙处。

夜的帷幕慢慢降临下来，白日里不很显眼的山头现在轮廓越来越清，四周天边大大小小不很规则的阴影越来越重，仿佛群山从四面八方这里拥来。对面沟沿上，郭家洼那片废弃的烂窑洞开始早早地进入黑暗恐怖夜色之中。

他俩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山头上，屁股像长出钉子似的难以自拔，离不开胫下那块坐热了的土地。

那句笑话过后，她清脆的笑声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久，她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在思考什么，这反常的举止让胡玄局促不安。他们之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了，一改开始时那种活泼劲。

他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紧盯着越来越暗的郭家洼，似有难言的苦衷。他开始不安起来，她老是盯着那鬼地方看啥。

“回吧？”他建议道。

“再坐一会儿。”她很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们坐在逐渐到来的夜晚里。

“回吧！”在不到几分钟的光景里，她又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

一问一答式的简短对话中，她的态度瞬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绝不是神经质的过敏反应，其实她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对胡玄随意地隐瞒



了起来。

胡玄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在急促地捕捉眼前发生的变化。

她慢慢地消失在夜幕之中，脚步很沉，似乎踉跄地行进着。夜幕很快地吞没她那不算很高但很瓷实的身躯。

胡玄眼前一下子漆黑一团混沌难辨，分辨不清那条回家的小道。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瞬间牢牢地攫住他的周身，只觉四肢僵硬，行动也不方便了。

他心里一直猜测着她那句欲言又止没有说出口的话。它的神秘之处就在于：无论猜出多少种答案或心领神会地认为已接近它，但最终无法确切地断定就是它。如果当时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事情的真相，那他们的历史很可能就要重写了。往往一念之间，或是一阵过于矜持的沉默，一句有口无心的玩笑话，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其时，英英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而胡玄并不知晓问题的严重程度。

她男人总是早早地先她入睡，这让她忧虑伤心，无名之火迅速上升。他的早睡习惯，忽略了很有价值的夜生活内容。想到无论经过她的多少次暗示调教，他从未真正进入生活的真实内容中，让她失望之余多少产生一些悲愤来，这悲愤，随着蜜月中生成的冲动显得越来越强烈。他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总能先她而睡，这引起她的怀疑。

她凝神静气地听着，探听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呼吸声并不匀称，不像已酣睡过去的情景。她就故意摇了一下，也没出现酣睡中被惊醒过来的应有反应，一种虚假做作之态在大脑中迅速生成，她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别扭，再未进入睡眠状态中。夜很暗，很长，也很凄清。

英英睁大眼睛，在黑暗中寻找着，企图寻找一丝希望的亮光。踏进柳家大门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现在她为这个选择开始承担罪责。漫漫长夜加剧她的悲凉，憧憬的生活理想眼看着就要破灭，有种灭顶之灾越来越紧地逼近，她变得抑郁不安起来。

局面越来越尴尬，潜伏着难以为继的危险，而需要解脱的情势逼迫她必须做出决断，寻找一种依托，来替代那个没有任何用处的男人。

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表面平静的遮掩下刀光剑影般地展开了。

英英首先想到胡玄，而她的婆婆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同样给她物色到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小叔子，尽管小叔子已结婚。婆婆的用心是显而

易见的，她全部的安排基于种正、留人、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一些因素来考虑的，事实证明，她的主意是周全、老辣、极富远见的。这样一个家庭，在一位精明老练带有政治色彩人物的策划组织下，英英的处境相当危险。

在危难关头，婆婆率先展开攻势。

那是晚饭后的时刻，繁星满天，夜挺沉挺静，她婆婆留住正欲睡觉的小儿子，说：“娃，你过来。”

娃顺从地走了过来，看见娘一脸煞气便有些紧张，空气中顿时充满沙沙作响的声音，老将出马一个顶俩，预示着事情的严重程度绝非一般。

“你坐下。”

这方言，发“下”的音时，总是将 xia 说成 ha，使发出的本该轻巧的声音略显滞涩浑浑，土里土气的味道十足，但并不影响命令的贯彻执行。娃乖乖地坐在土炕沿上，等待娘的训示。“最近发现你嫂子有没有反常现象？”她问道。娃被问得措手不及，还未来得及回答，她就接着说了下去：

“我看有些不对劲。你看她那样子，我天天顶在头上她都不乐意，恐怕是有走心没守心了。”娃诧异地望着他的娘，一种天地将崩的紧迫感在心中生成。

“你说咱们家进一个人容易吧？花钱误事不说，一旦她走了，落得鸡飞蛋打人财两空不说，还给世人留下一个多可怕的恶名：你的哥有问题。他今生今世还能再娶上婆娘？那不光棍就依了？”

她显然有些激动，像在演说。演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她具备演说的才能，那效果显然感染了她的儿子。儿子被感动了，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母亲的指示带有“行政命令”的性质，而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行动也出自于自愿自觉。

谈话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开始了，“你哥明天要到后湾去修路，一走就是十几天，你要照顾好你嫂子，不要让她有别的想法。这也是对你哥好。”

小儿子听懂了娘的话，一种惊奇与喜悦混杂的东西在心中轰然鸣响，先前总有道义上的不安窘迫他，这窘迫让娘给说穿后，仿佛为某种行动找到重要的理论依据一般踏实起来。一种急于行事只争朝夕急于留人为家庭也为哥哥不惜一切代价的紧迫感随即生成。

这是娘一字一句地灌输给他的，有了这把尚方宝剑，那种充满献身精神的正义感在心中虚伪地膨胀起来。这算是啥苦差事，好似一种梦寐



以求的东西在极度渴望中突然地出现了，怦然心动的情绪让娃一时有些急躁不安起来。

他望了娘一眼，娘正盯着他看，便低下头说，“娘，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娘不再吭声，没有出现一句多余的话，谨慎得就像一位政治家在处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不要小瞧一个家庭，那里蕴含政治全部的丰富性，在家庭中束手无策的人，干脆就别想着混吃政治这碗饭了。他娘有着政治家所必备的计谋策略和运筹帷幄才能，可惜这个活动空间实在太小了，影响她的才能尽情发挥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二天，他哥刚一走掉，他就借故找东西，在黑漆漆的夜晚混进嫂子的屋里。



“嫂子，”他叫得很响，“那个绳车子你见了没有？”说着，伸出头四处张望起来。“绳车子？”嫂子诧异地问道，“绳车子咋能跑到这里来？”

听到嫂子的问话，他的神色有些慌乱，不很正常。只见他低头在四处不停地寻觅着，一副固执的样子给人的感觉非常不真实。

这蹊跷的举动，惹得她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会儿，他坐在新房的土炕沿上，脸涨得通红，并不时地瞅她一眼，不再言及绳车子之事。

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空间里，气氛中马上混杂着一些异样的成分，隐约出现一种固执生硬的东西，她明显地意识到那东西直奔自己而来。接收到这信息，令她疑窦不解有些措手不及。

“你有啥事？”她认真地问道。

“没，没啥事。”他支支吾吾地没了下文。

任何事情开始的时候，仿佛都缺乏某种存在的理由，要经过一个非常脆弱的过渡适应期，等找到那所谓的理由，人心才会踏实下来。他现在还缺乏一种充足的理由与自信，开始支支吾吾地胡乱发挥着，神情显得极为慌乱，但这种心思一经产生，一种不惜代价的软磨硬缠便从此开始。她不再搭理他，局面变得尴尬起来，他又硬撑着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出来。

他走后，那种生硬的东西仍滞留在窑洞中，长时间难以散去，在有些恼人的气氛里，她翻来覆去地几乎一夜未眠。

随后的日子里，那种死磨硬缠到了彻心透骨的地步。她婆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事态蔓延发展，她能求助于婆婆吗？她巴不得事态进展

得再快一些，对于小儿子，她寄托了全部的希望。

她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如此紧迫地突现在眼前，让她窘迫难过又毫无招数。这柳家的庄宅，远离村落孤僻冷寂。她婆婆像个特工队的队长，整天明里暗里提防着她。那只老黄狗更是忠实无比，每有风吹草动，都豁出老命似的跳起来向外扑，极尽职责地守护着。有了这两个哨位，柳家的新娘子与外界则被严严实实地隔离开，小叔子正享用着不平等竞争带来的甜头。局势非常不妙，眼看着危机就要降临了，胡玄的形象又在她的眼前晃来闪去。然而，当他们坐在高高的烽火台下，她鬼使神差地又变了卦。



金
驼
丛
书

夜像一口巨型的大锅扣压下来，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平添许多陌生与恐怖。胡玄第一次感到秃岭荒丘是那样恐怖，心跳得很厉害，好像能听到咚咚作响的声音。她老是盯着那个倒霉的地方看什么，胡玄不停地想着这个问题。郭家洼！郭家洼的那些早已被历史湮没的故事迅速回到这个晦暗的夜晚里。历史的血腥与恐怖开始向他靠拢，隐隐地感到某种血光之灾在涌动。

他越想越怕，不知怎么回到家中。

胡玄蹑手蹑脚地进了家门。晚饭已吃过，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知忙乎什么，看见他回来了，没头没脑地骂了一句心野得很的话，随即又低头忙着她自己的事。他端起饭碗，仔细咀嚼着那几个字，想到刚才分手的那一幕，揣摸起“心野”这词潜藏着的含义。

第二天清晨一早他就出工了，为的是能早点见到英英。

山路逶迤，缠绕在沟壑山梁间，这边的人刚向沟壑走进，前边的人就已绕过沟壑，从对面的小路走了出来。一条小路被折成两条，看起来很近，其实被一条小沟严严实实地隔开。

胡玄看到她从那条小道上出来了，高兴得挥了一下手，刚要出口的话立即收了回来。她后面像长蛇阵一样还跟着好几个，那全是柳氏家族中的人，面对阵容如此庞大的柳家队伍，怎能贸然行事。

英英肯定已看到他。沟对面，一张脸正向这边张望着，这情景像一部劣质电影中的一个浪漫镜头。他加紧步伐，向着那恼人的沟壑走去。奇怪的是，越走越远离了她。待绕过沟壑后，她又隐入另一个沟壑里。山区的路弯弯曲曲，犹如离奇的小说中跌荡起伏迂回曲折的情节一样时

隐时显，他一直为那寓意深邃的小路以及小路上演绎的故事所感动。

当时，他并不清楚英英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全面包围与重点进攻将她搞得筋疲力尽，那架式简直是要就地生擒活捉她。

就在昨天夜里，他们刚刚离开烽火台一小时后，一件事情卑劣而又狂傲地发生了。难怪她总是盯着那个倒霉的郭家洼，看来真的见鬼了。

那是一个漆黑恐怖的夜晚，小叔子又溜到嫂子的窑洞前，这一次，嫂子让步了。有时女人行动的果敢异常惊人，十分怪异。这是对恐怖的退缩，还是对人之崛起的无奈忍让，总之，没用多少时间，她就向他打开所有的防线。

她的第一道防线就是那带有门闩的小木门。她知道他在门外已守候很久了，口口声声地轻唤着嫂子、嫂子。本也稳固的堤防终难承受住浪声细语温驯亲切地一次次冲刷，溃口一旦形成，涌出的洪水势如破竹。在阵阵呼唤声中，嫂子难以在土炕上安然入睡，不知什么时候，她已悄悄地来到门后。只见她上身赤裸，一件花裤头紧裹着浑身至为重要的地带。

她侧耳细听着，仿佛能听到近在咫尺的急促呼吸声和胸部怦怦跳动的鼓荡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灼热感一下子涌遍周身。霎时，她的心房也跟着急促地跳动起来。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中，不知哪一根神经失去控制，她伸手拉开横亘在两只门扇中间的那道木门闩。随着第一道防线的垮掉，形同虚设的第二道第三道防线简直不堪一击。一个如火如荼的故事在这杳无人烟的山谷里风风火火地展开了，是那样荡气回肠。

他冲进门后，在漆黑一团中首先摸到的是两个软乎乎的东西，那圆鼓鼓很有弹性的东西很挺，他哥原封不动地赏赐给他。两只粗糙的大手触及到细嫩光滑肌肤的一刹那，一股热血直冲顶部，那边的浪声开始阵阵湍急起来，他们的意识同时出现空白，不知怎样扒去衣服变得赤身裸体，跌落在土炕上。

进入的那一刻，嫂子有一声痛快的呻吟伴奏，促使那东西全速进入预定轨道。她双手在他背上来回摩挲着，两个乳房胀得像发酵的馒头一样。他们胶着在一起，天地日月瞬间消亡。品尝经过奋斗追求而争取来的东西是那样香甜，他们一同坠入无边际的深渊中奋力挣扎着，好像永远也靠不到岸，他们也不想靠岸，宁肯累死在这没有边际的沼泽中。

在胡玄看来如此恐怖的夜晚中，他们的云雨翻腾几乎耗尽身体的最后一丝力量。夜晚是红色的，赤红如血，在这如血的夜晚中，他哥又算



个什么玩意儿。只有郭家洼的窖子里隐藏着那些古老而恐怖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流传在方圆四周。古往今来，道理只有一个——总是几家欢乐几家忧几多欢喜几多愁。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在这个荒山野岭里，只留下一些可怕的传说若有若无地传扬着。

历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某年的一个秋天里给了他和她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把握。她先是阴柔作态不露实情，后又砍菜切瓜雷厉风行地把事情给办了。而他，以现有的能力与心理准备还达不到去引诱别人的程度，总像个稚嫩的小公鸡一样，极力想叫出声来，哪知一出声就跑调，最后憋得头红冠青胡乱地挣扎了一阵，没有一句清越老练的叫声。

历史在那个秋天错过，爷爷的话应验了，他确实不懂事，蠢得像个驴子一样。

2

高高的烽火台，矗立在村庄对面的山脊上，年代久远，谁也搞不清它到底建于何时，表面的斑驳留下沧桑岁月的苍老印痕，但难以掩盖其昔日雄姿挺拔的威风。

这曾狼烟四起的烽火台顶，每每将情报信息于那个时代快速传递。平日里高高的烽火台顶都预备着一堆狼粪，一遇吃紧的战事，需要求救时就点燃那狼粪。狼粪的烟很直很浓，能抵御住风的干扰，烟柱直冲云霄。人们望见冲天的烟柱纷纷点燃那狼粪，于是一路的烟柱在山巅升起，并快速地燃到京城，京城就知道哪里需要救援。那狼烟四起直冲云霄一路燃烧过去的情景一定是非常壮观的。

今天，这种传递情报的方式早已被废弃，那久远的故事早已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中，惟有向天际一路延伸过去的烽火台历尽沧桑依然如故不改初衷。

烽火台是村民们的希望所在。它半个身子显露出来，半个身子掩隐在山坡里，每当早晨的阳光从烽火台边出现时，这巨型的火轮就像一个多情的少女贴着烽火台硬朗的腰身娇媚地攀升，一时天地阴阳融合在一起。

久而久之，村庄里的人似乎读懂大自然的训示：天地玄黄，宇宙洪



荒，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读着读着，心思不知跑到哪里，调子也变了，竟成为这样的口头禅：天当房，地当床，男来女往，上坡下梁。没人能及时地指出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对是它，不对也是它，有谁会真的在乎这个。

在这个异常静寞的村庄里，天、地、人是融为一体的，人们对天空、对大地，包括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有种天然的难以割舍的情怀。处在这种氛围中是幸福的，人们遵从一种信念，坚守好心必有好报的人生信条，人与人甚至与万物普遍被一种朴素善良的情感联结着。它是如此亘古稀有，尤其是遭致破坏不复存在的时候，就会愈发感到它的珍奇可贵。它让那静寞的山谷真正成为人们心灵中甜蜜的幽谷。

村上年龄差不多的好几个小伙子，一同结束了他们说不上是苦难还是幸福的学生生涯，又回到这个村子里。那时候，到处都在拨乱反正，一切渐次走上正轨。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几乎天天参加那些名堂繁多的劳动和名目繁多的大批判活动，当形势逐渐好起来的时候，学业期已满，这些时称回乡青年或返乡青年的年轻人就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村子里。他们的精力似乎特别旺盛，白天参加一整天的劳动，晚上还能照样折腾出一些名堂来。那是一个个难以忘怀的夜晚。

皎洁的月光倾泻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这片土地像错承上帝的恩泽一样自惭形秽浑浊苍茫，有种死寂般的安详。山脊被月光映照得亮眼，每条山脊下面都是一片黧黑，条条山脊下面，条条黑影极有规律地组成一幅硕大无比的图案，像匠心独具的大手笔画家，挥毫泼墨画出一片片巨形的黑竹叶，它们东一片西一片恣意旺盛地伸展着。

月光下几个小黑影来回跑动行为诡秘，将这个世界映衬得更加魑魅魍魉。

一个漆黑的夜晚，乌云笼罩天空，像一口巨型的大锅扣在苍穹。他们每人手持一根长皮鞭一只手电筒，于暗夜里出动了，兵发郭家洼！

小伙子们是在村头集合出发的。蹚过一条小河，爬上漫坡，翻过山头，距离郭家洼已很近了。山后住着的就是这位柳氏人家，当时她还是一位刚刚过门的新娘子，惹得大大小小的小伙子从门前经过时，总是不自觉地把脑袋往院子里伸，一个个脖子仿佛长长了似的。

快要走近柳家的时候，不知谁突发奇想地说：“咱们不去郭家洼了，去柳家。”





“对！那里到处是鬼，这里没有鬼还有新娘子。”

黑暗中顿时出现一阵喧哗的骚动。

骚动声迅疾引出一条老狗，它站在院子外边没命似的叫了起来。

这只该枪毙的老狗，破坏了诡秘神奇的夜晚，突如其来的袭击声，把一种凄厉洒向夜空，一时竟使几个小伙子傻愣愣地站在那里，大眼对着小眼不知所措。老狗还在一个劲儿地没命地向外扑腾着。

“你他妈的瞎跳腾个啥！”话音未落，待反应过来时，杨林顺手捡起的土坷垃搁头就砸了下去。

老狗受到击打突发一声更加凄厉委屈的叫声，高亢悲壮，响彻长空。那哀鸣声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传得很高很远，极具夸张性。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守护的老狗忠实而又顽强，责任心极强，只好悻悻地离开那里。它破坏了他们的兴致，这多少有些不太情愿。

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无奈，有人开始诅咒，诅咒逐渐升级，从老狗咒到它的主人。

“她那个男人有问题，她趴在身上他都醒不过来。”

“他不敢醒来，醒来那东西用不成，不是受洋罪吗？”

“老佯装也不是个办法。”

一阵笑声随即爆发，淹没老狗仍时断时续抽泣着的余音。

月亮在西边的天空中弯得像一张细弓，那弧线给大地涂上一层昏暗不明的光泽。在寂静的夜晚里，倒显出少有的神秘与安宁。刚才的喧闹渐渐地平息下来，黑夜的冷清和恐怖又开始威逼过来。

走着走着，不知怎么杨林对那新娘子又来劲了，“英英的东西真大，想尿水，只要往下一蹲哗地一下就全完了。”

黑夜顿时爆发一阵放肆的大笑声，夜幕里，隐隐地出现一张张依稀可见的大张着的暴露出白牙齿的嘴。胡玄的心“倏”地动了一下，急促跳动的心灵被这笑声无情地撕碎了。

大伙儿仍开心地笑着，在静寂漆黑的夜晚里，这笑声很是夸张，又很快被黑夜所吞噬。

从斜坡上走了下来，若隐若现的小路在脚下延伸着。突然，不知什么鸟在高岭山尖上发出一声怪叫，凄厉的声音迅速在空谷中回荡起来，听起来很瘆人。大家强作平心静气的样子，心里都在暗自鼓劲。渐渐地，能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咕咚咕咚的流水声，声音酷似空谷足音空穴来风，

